

浅析韩语中汉语词汇“시금치”的语源及演变过程

具 民 惠**

〈目 次〉

- | | |
|----------------|-----------------|
| I. 绪论 | IV. “赤根菜”与“시금치” |
| II. 汉语中的“菠菜”义词 | V. 结论 |
| III. 汉语中的“赤根菜” | |

I. 绪论

“赤根菜”这个词不属于现代汉语通用词汇，但是在韩语中已经成为常用的一种蔬菜的名称。“赤根菜”《汉语方言大词典》解释为：“〈名〉菠菜。①北京官话。北京通县。清光绪十二年《顺天府志》：“菠薐通州人谓之~。”清张慎仪《方言别录》卷上之二：‘《询刍录》：“南人呼菠菜，北人呼~。’”②湘语。湖南湘乡。萧继宗《湘乡方言·植物》：“湘乡谓菠菜为~”③闽语。福建厦门[ts'ia²³²kun⁴⁴ts'ai²¹]。”，《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以“赤根菜”为厦门方言，同时提示同义条目为“菠薐菜”。¹⁾通过这两种有代表性的方言词典我们可知在汉语中“赤根菜”这个词属于方言词汇，不属于汉语通用词汇。而且，《汉语大词典》简要提示“菠菜的别名。因根红而称”。《现代汉语词典》中不录“赤根菜”词条。

* 浙江大学 博士研究生

1) 李荣，《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江苏教育出版社，2002，1643页。

【赤根菜】廈門 ts'ia²³² kun⁴⁴ ts'ai²¹ ⇨【菠薐菜】pe^{7L} liq^{7L} ts'ai⁷

现在汉语中不是通用词的“赤根菜”借入韩语经过韩化后，反而在韩语中成为固定的通用词汇，而且还保留借入当时的词义。首先我们将探讨中国国内“菠菜”义名称之间的关系，然后再讨论“赤根菜”借入韩语及其演变过程。

II. 汉语中的“菠菜”义词

在“菠菜”这一名称以外，我们可见其还有“波棱/稜(菜)、菠稜(菜)、波斯菜”等名称，那么包括韩语中还在使用的“赤根菜”，各个名称²⁾之间的关系如何、何时传入中国？阅读文献知其记录颇多，在此作一梳理。

菠菜始见于唐朝文献³⁾：

- (1) 国初，建达国献佛士菜，泥婆国献波棱菜。(唐段公路《北户录》)
- (2) 菜之波稜，本西國中有僧將其子來，如苜蓿、蒲陶，因張騫而至也。綯曰：豈非頗陵國將來，而語訛爲波稜耶？(唐韦绚《刘宾客嘉话录》)

菠菜在中国直到唐朝文献中才有人提起，尤其《唐会要》中具体记述把菠菜何时如何传入中国⁴⁾：

- 2) 另外，“鸚鵡菜”、“珊瑚菜”、“飞龙菜”、“角菜”、“红菜”等的别名可说属于昵称，因此本文中不讨论。
- 3) 苏费尔《中国伊朗编》中说：“菠菜第一次出现在第八世纪末期的《种树书》。”他提到的“第八世纪末期的《种树书》”是历史上真正以种树书冠名的唐郭橐驼的《种树书》。但是参考王永厚(1984)、彭春生(1997)的文章，郭橐驼其人的实际存在问题令人起疑，因为郭橐驼是唐代诗人、大文学家柳宗元塑造出来的一个人物，源自他在寓言性散文《种树郭橐驼传》中为阐述自己的政治主张而虚构出来的人物。因此，此书不仅是明代余宗本托名郭橐驼的，而且只是利用了柳宗元的历史知名度、假托他笔下的郭橐驼来扩大自己这本《种树书》的影响的专家意见为最多。也正因为如此，虽然郭氏《种树书》介绍了古代不少粮食作物、药材等栽培技术，多种果树的嫁接方法与种树技术，比一般农书的涉及面广泛，其内容无可厚非，但是著作时代问题有疑问，因此本文不引。
- 4) 同时参考《太平御览》卷980、《册府元龟》卷970和《新唐书》卷221。唐封演《封氏闻见记》也提到菠菜从尼泊尔来到中国的情形，但只是用了不同的名称“波

- (3) 二十一年三月十一日。以远夷各贡方物。其草木杂物有异于常者。诏所司详录焉。叶护献马乳葡萄一房。长二尺。子亦稍大。……泥婆罗⁵⁾国献波棱菜。类红蓝花。实似蒺藜。火熟之。能益食味。(宋王溥《唐会要·雜錄》卷一百)
- (4) 泥婆罗。在吐蕃之西陵川。土多赤铜。其俗翦发与眉齐。穿耳。植以竹筒。缓至肩者。以为妙丽。食用手。……贞观中。使者李义使天竺。道其国。提婆大喜。延使者观阿者婆弥池。池周回二十余丈。以物投之。则生烟焰。悬釜而炊。须臾可熟。二十一年。遣使献波棱菜浑提葱。永徽二年。其王尸利那连陀罗遣使朝贡。(宋王溥《唐会要·泥婆罗国》卷一百)

可见“菠菜”是从外来传入中国的新植物。“菠菜”的最早记载不但可以让我们推测菠菜传入中国的年代与途径，而且可知菠菜传入当时的名称音译为“波棱”。以上材料都说菠菜是在唐朝传入，而且是从伊朗传到尼泊尔，从尼泊尔又于647年作为赠送的礼物引进中国，并与佛教和丝绸之路有关。

关于“波棱”一词有争议，苏费尔所说⁶⁾：“菠菜的真正梵语名字还没见过。然而汉语的‘波棱’肯定是代表某种印度方言的译音。在印度斯坦语里菠菜叫做palak，糖萝卜叫做palaṅ或palak，在普什图语为palak，显然是从梵语pālaṅka, palakyū, pālakyā演变而来的。”即认为不是国名。此说不仅否定菠菜出产于波棱国之说，而且该词的演变过程也未证实。并且，据苏费尔的说法，“菠菜”的中国最早记载中僧侣带来的菠菜与从尼泊尔进贡的菠菜不可能都记载着“波棱(菜)”一名。菠菜以波斯语为aspanāh、aspanāj或asfināj；阿拉伯语为isfenāh或isbenāh，跟汉语“波棱”的发音关系疏远。因此，“菠菜”义的“波棱”更有可能是来自于传入国的国名，而不是波斯语的译音。虽然波棱国的现在国名和具体地区还不清楚，但是通过菠菜起源于波斯(今伊朗)或邻近西

罗拔藻”。苏费尔说“《太平御览》(卷980, 第7页)云此文出在《唐书》，但是在两部《唐书》记载尼泊尔部分里不见此文。在《唐会要》的尼泊尔记述里也不见”。但是，检索结果是此文还出于《唐会要》卷一百“杂录”与《新唐书》卷221“上列传第146上西域”，只在《旧唐书》里不见此文。

5) 泥婆罗是尼泊尔的旧译名。

6) 苏费尔, 《中国伊朗编》, 商务印书馆, 2015, 240页。

南亚一带的原产地信息可推测波稜国是现在伊朗某地区。

当时菠菜对于尼泊尔恐怕也是新奇的东西，否则尼泊尔不会把菠菜当作献礼，并且，尼泊尔人也许把本地植物的名称或国名用在新移植来的菠菜上，菠菜肯定是现在伊朗某地的波稜国传入尼泊尔。

“波稜”这个名字传到中国之后，宋代开始在文献记载中屡见，包括“波稜、波稜、波稜、波稜”等的异体写法。缩写的“菠菜”至迟宋元之际文献中出现⁷⁾，“菠菜”这个词始见于《儒门事亲》、《饮食须知》、《农桑衣食撮要》、《云林堂饮食制度集》、《居家必用事类全集》等元代文献。

值得注意的是，“赤根菜”一词的出现。“赤根菜”一词初见于元鲁明善《农桑衣食撮要》(卷下)、元司农司《农桑辑要》(卷五)里“菠菜”、“波稜”条，标题旁边特意注明“又名赤根菜”、“译名赤根”。此后，在中国的材料中直到明代之前“菠菜”与“赤根菜”同时出现。但是两个词在文献中出现的范围有所不同，“菠菜”几乎只限于农书、药草书、中医书、史书，在这些专门书籍之外，“菠菜”一词非常罕见⁸⁾。

III. 汉语中的“赤根菜”

那么“赤根菜”一词是如何产生的？迄今为止，“赤根菜”的具体语源信息不详，但是通过以下的文献我们可以推测确实是北方地区最早使用该词的：

- 7) 宋代文献中也有用例，例如《西湖繁胜录》：“盖江南地如此，蔬菜一年不绝，此月有台心菜、黄芽菜、矮菜、甘露子、菠菜、芋头、芋奶、山药之类，葱韭尤多。”《靖康要录》：“明日敵使來，勒留守、大尹、提舉官、供狀銀五日納足元數，戶部支米十萬石，置場博易，至是市中倉米石不下二十千、麪一升五百、驛肉斤三千、菠菜斤六百…”《庚道集》：“死砒，以菠菜葉搗自然汁，煮砒一伏時，立死。”，“以硫黃不拘多少，研細，魚腥草、菠菜同搗，取汁二大碗，於鐵銚內，煮硫一日夜以來，汁乾硫已伏矣。”，“五葉草如無，菠菜代用。”等。
- 8) 另外，“波稜”与其异体写法大都出于元代专门书籍《刘宾客嘉话录》与《唐会要》介绍菠菜来源的部分，可参考上文例(1)、(2)。

- (5) “菜之属十三…菠菜，根赤，叶如箭镞，味极甘美，相传其种来自波棱国，因名，北人所谓赤根菜也。”(明王鏊《姑臧志·土产》卷14)
- (6) “菠菜，北名赤根菜之凡品，然可与豆腐并烹，故园中不废。若君蓬菜，俗名甜菜者，菜斯为下矣。”(明王世懋《学圃杂疏·蔬疏》)

上例文献以后，直至清代文献，对于“赤根菜”的名称来源，都是称引“北人呼赤根菜”之说。“菠菜北人呼赤根菜”至少证明在当时“赤根菜”一词属于北方人造的别名，而且阅读文献可推测在北方民间口语中“赤根菜”这一别名比起“菠菜”或“菠薐”更为普遍地被使用。在口语性强的文献中还可以还找到在北方民间口语以“赤根菜”作为通用词汇的线索。如：

- (7) 【扬州奴云】婶子，我再别做买卖去也。【虚下，再上，叫云】卖菜也！青菜、白菜、赤根菜、芜荑、胡萝卜、葱儿呵！【卜儿云】孩儿也，又做什么买卖哩？……【正末云】你若不叫，我就打死了你个无徒！【扬州奴云】他那里是着我叫，明白是羞我。我不叫，他又打我。不免将就的叫一声。青菜、白菜、赤根菜、胡萝卜、芜荑、葱儿呵！【做打悲科，云】天那！羞杀我也！【正末云】好可怜人也呵！【唱】(元秦简夫《东堂老劝破家子弟杂剧》第三折)

刘贤(1982)⁹⁾说元杂剧词汇是一个宝库，元代白话词语在这里有相当充分的反映，同时指出，杂剧的宾白部分(杂剧中说的部分)里白话成分较多。因此，上例中出现的“赤根菜”是北方口语的实证。

此外，在韩国文献《老乞大》与《朴通事》中也能找到其相关证据，高丽末期(相当于中国的元末)编成的这两种书是从高丽末期至整个朝鲜时代最重要的汉语口语教科书，随着时代的推移它们续有修订：《老乞大》四种，《朴通事》两种。它们反映了汉语在元明清三代的发展变化，而且十分贴近当时的口语。全书采用对话体，用地道的汉语口语写成，而且是用当时通行的语言。尤其是，两种书的内容为几个高丽人与一位姓王的中国辽阳人结伴去北京做买卖的全过程。也就是说，这两种书里语言地域基本属于北方地

9) 刘贤,〈古代白话文献简述〉,《语文研究》第1辑,1982,4页。

区。以下举例《老乞大》、《朴通事》系列中出现的“赤根菜”。

- (8) “咱每點視這果子菜蔬，看整齊那不整齊？这藕菜：黄瓜、茄子、生葱、薤、蒜、蘿蔔、冬瓜、葫蘆、芥子、蔓菁、赤根、海帶。…”(《原本老乞大》30a)
- (9) “咱們點看這果子菜蔬，整齊麼不整齊？这藕菜：黄瓜、茄子、生葱、薤、蒜、蘿蔔、冬瓜、葫蘆、芥子、蔓菁、赤根、海帶。…”(《老乞大諺解》34a、b)
- (10) “聽的賣菜子的過去麼？買些菜子兒，後園裏種時好。夜來箇都收割了麻，種菜來。麻骨一邊收拾下着用着。種甚麼菜來？蘿蔔、蔓菁、蒿苳、葵菜、白菜、赤根菜、園葵、蓼子、葱、蒜、薤、荊芥、薄荷、尚蒿、水蘿蔔、胡蘿蔔、芋頭、紫蘇都種來。”(《朴通事諺解》中33a、b)
- (11) “這幾日怎的不見有賣菜子的過去呢？買些菜子，後園裏好種。夜來箇收割了麻，正當好種菜哩。種甚麼菜好呢？蘿蔔、蔓菁、蒿苳、葵菜、白菜、赤根菜、芫荽、葱、蒜、薤菜、荊芥、薄荷、尚蒿、水蘿蔔、胡蘿蔔、芋頭、紫蘇都好種的。”(《朴通事新釋諺解》卷二39a、b)
- (12) “咱們用這菜蔬齊整麼？不齊整。還要備些果子好下酒的。这藕菜：黄瓜、茄子、生葱、薤、蒜、蘿蔔、冬瓜、葫蘆、芥子、小蒜、蔓菁、赤根菜、海帶菜、馬蹄菜。…”(《老乞大新釋》35a)
- (13) “咱們用的這菜蔬齊整不整麼？有備些果子好下酒的。这藕菜：黄瓜、茄子、生葱、生薑、蘿蔔、冬瓜、葫蘆、芥子、蔓菁、赤根菜、海帶菜、馬蹄菜…”(《重刊老乞大諺解》下36b、37a)

如上所述，《老乞大》与《朴通事》系列是随着时代的推移、语言的变化而不断修订的，因此，各种版本反映了从14世纪到18世纪的汉语变迁。据例子可见，“赤根菜”一词除了加一个“菜”字的类名以外，一直沿用不变。这就说明，在这三四百年间北方地区民间口语中将“菠菜”通称为“赤根(菜)”。

但是随着时代的推移，在中国越来越少使用“赤根菜”一词。从明代起，“赤根菜”除了介绍“菠菜”的专门书籍之外，非常罕见。明李时珍编撰的《本草纲目》(卷27·菜部)云：“菠薐(宋《嘉祐》)【译名】菠菜(《纲目》)、波斯草(《纲目》)、赤根菜。…时珍曰：按《唐会要》云：太宗时尼波罗国献波棱

菜，类红蓝，实如蒺藜，火熟之能益食味。即此也。方士隐名为波斯草云。”此后至清代文献，大都从《本草纲目》引用“赤根菜”一词，或者引明王鏊《姑蕨志》、明王世懋《学圃杂疏》所说的“北人呼赤根菜”。与此相反，“菠菜”和“菠薐”上升为通用词汇，其结果，“赤根菜”只在北方地区内通行，现代汉语中也基本属于北方方言¹⁰⁾。

就历史文献而言，一开始作为“菠菜”别名的“赤根菜”一词，虽然其产生原因难以证明，但确实始于北方地区的口语，当时在北方民间口语中属于通行词汇。宋元之际的换朝与迁都导致在文献中出现“赤根菜”一词，而且在北方口语中比“菠菜”更通行。随着再次改朝换代，“赤根菜”不仅只在北方地区内通行，而且作为方言词在现代汉语中仍然保留着其位置。明代以后，以“菠菜”、“菠薐”为汉语中的通用词汇，其中“菠菜”占据主导位置，至今仍然如此。

IV. “赤根菜”与“시금치”

“菠菜”韩语为“시금치[ʃi-gum-tchʰi]”¹¹⁾，跟“赤根菜[tʃhʰɨ-kən-tʃhʰai]”¹²⁾的发音看起来相似，韩国学界认为韩语的“시금치”是由近代汉语“赤根菜”传入韩语的借词¹³⁾。虽然该词在文献中的引证大同小异，但是具体论述其过程的

10) 另外，《汉语方言大词典》与《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中所说“赤根菜”为湖南湘乡方言、厦门方言的问题(见上引)，笔者手边所有的中国历史材料中均未见“赤根菜”一词传入这些地区的途径与相关信息，希望将来研究中能发现相关资料。

11) 据国际音标(IPA)，韩语“ㄱ”标注为[s]。但是“ㄱ”后出现元音“ㅣ[i]”时，实际发音变成[ʃ]。

12) 根据国际音标(IPA)，汉语“赤(chi)”可以标注为[tʃhʰi]、[tʃʰi]。在“zh、ch、sh”和“z、c、s”后的[i]实际上分别是近音(即无擦通音)[ɨ]与[ɨ]，有时亦发成擦音[ɨ]与[ɨ]。汉语言学者也使用“舌尖元音”的概念，以非标准国际音标符号[ɨ](舌尖后不圆唇元音)和[ɨ](舌尖前不圆唇元音)表示。

13) 虽然韩国国立国语院的研究资料中记述了韩语“시금치”是汉语借词，但是国立国语院编撰的《标准国语大词典》解释还是模糊的。例如，“시금치”标题词解释中把“적근채[tsʰɨk-ɨkən-tchʰɛ]”、“파릉채[pʰa-rɛŋ-tchʰɛ]”作为“시금치”的近义词，

研究比较少。李得春(2006)和萧悦宁(2014)对该词的研究比较详细，但是看法稍有不同。

首先，刘昌惇(1973)与国立国语院资料¹⁴⁾都说“시금치”是从“치근취[tsʰi-kən-tʰɿ]”¹⁵⁾转变来的，即“시금치”在借入时的词形是“치근취”。他们之所以提出这样的看法，是因为在朝鲜时代译学书中“赤根”的汉语音记载着“치근[tsʰi-kən]”。但是他们只提出“치근취>시금치”的变化，没有提及该词形的演变过程，或者与音韵变化有关的其他例证，并且在韩国历史材料中未见关于“치근취”这一词形的记载及用例。

李得春(2006)与萧悦宁(2014)同样说该词是近代汉音系借用的词汇，而是他们俩分析了借词在借用当时的汉韩音韵对应关系。其中，关于“시”的对应分析两者看法不一致。李得春(2006)提出“치근취>시금치”的变化，并且认为汉语在《广韵》里齿音分成精、庄、章三组，发展到《中原音韵》合成宗、支章两组。但是韩语齿音只有一组，从未分成正齿、齿头之类。因此，汉语舌尖前音[ts、tsʰ、s]和舌叶音[tʃ、tʃʰ、ʃ]借到韩语后合并为[ts、tsʰ、s]，因此“赤根菜”的“赤[tʃʰ]”属于[s]。¹⁶⁾但是萧悦宁(2014)提出，存在一种可能性，即当时一部分汉字的送气塞擦音被朝鲜人误认写成“入”，同时，因为在韩国文献中未见“치근취”，所以对于“시금치”的原词形保持疑问。

下面试以韩国历史文献为基础梳理分析“시금치”词形与发音演变过程。

解释亦不妥。“적근채”是把“赤根菜”根据韩国汉字音来读的，“파롱채”也同样是“菠薐菜”的韩国汉字读音，“적근채”与“파롱채”在韩国文献中未见其用例，同时，韩语方言中也不见相似的语形。对此笔者浅见认为“적근채”、“파롱채”处理为相关词语或源语信息更符合实际。另外，在韩国具有代表性的两种韩国语古语词典——刘昌惇《李朝语辞典》与南广祐《教学古语辞典》标题语中收录了“치근취”、“시근취”(今“시금치”的古语形)，可是未提及是否汉语借词。

14) 参考国立国语院网站中“国语词汇历史”项目。

(http://www.korean.go.kr/front/wordLocal/wordHistoryList.do?mn_id=116)

15) 现代韩语中“ㄷ”发音为 “[tɕʰ]”，但是中世韩语的“ㄷ”发音为齿龈塞擦音 “[tsʰ]”。因此在本文中，中世韩语词语的发音标记以中世韩语发音为准标示，下同。

16) 李得春，《中韩语言文字关系史研究》下，延边教育出版社，2006，第131页。

- (14) 赤根: 치근/창근 ○시근치(《翻译老乞大》下38a)
 (15) 菠: 시근치 𦵑陵: 시근치 𦵑俗呼菠𦵑菜, 又呼赤根菜, 又呼菠菜(《訓蒙字會》上·十四)¹⁷⁾
 (16) 赤根: 치근/창근 ○시근치(《老乞大谚解》下34b)
 (17) 赤根菜: 치근채/창근채 ○시근치(《譯語類解》下11a)
 (18) 赤根菜: 치근채/창근채 ○시근치(《朴通事谚解》中33b)
 (19) 赤根菜: 치근채/창근채 ○시근치(《朴通事新释谚解》卷二39b)
 (20) 菠菜시근치: 漢菠보菜채 (《方言類釋》卷三28a)
 (21) 赤根菜: 치근채/창근채 ○시근치(《重刊老乞大谚解》下37a)

综上所述, 到朝鲜时代(从14世纪至18世纪初)¹⁸⁾, 韩语中“菠菜”义词汇为“시근치[ʃi-kən-tʃʰɿ]”, 而自20世纪初的现代韩语时期起, 在文献上才出现“시금치”一词。通常中世韩文多出现在于译学书、谚文、字书, 因此每个汉字标明注音, 并用词、句翻译成当时的韩语。通观分析上述烈句可见, 其文献形式除了例(20)以外都在“赤根菜”后面记载了汉语正音/汉语俗音, ○符号后面的就是翻译成韩语的。

首先, 我们可见“赤”字汉语正、俗音的注音为“치[tʃʰi]/창[tʃʰɿ]”, 但是当时韩语为“시[ʃi]”。追溯汉语“赤”中古音: 梗開三入昔昌(昌石切)[tʃʰiek]; 近代音: 元周德清《中原音韻》齊微穿上聲[tʃʰi]; 现代汉语音“[tʃʰɿ]”; 中世韩国汉字音: H적[tsiək](《訓蒙字會》블글적)¹⁹⁾。“赤”的中世韩国汉字音为[tʃʰ

17) 原文中记载了“陵”字。《訓蒙字會》解释部分中该字处理为“丨”符号, 并且每个字的解释体例是, 先释义, 后注韩国汉字音, 例如, 例(15)中, 菠的意义是“시근치”, 其韩国汉字音为“𦵑[pʰa]”。另外, 在韩国历史文献中, 汉语“菠菜”初次见于此文献。



18) 按照金東昭(1995、1997)韩语分期, 以13世纪韩语接触蒙古语时期(相当于1274年)为界线, 之前为古代韩语时期, 之后到18世纪初为中世韩语时期, 18~19世纪为近代韩语时期, 20世纪以来是现代韩语时期。
 19) 汉语中古音与近代音参考李珍华、周长楫, 《汉字古今音表》, 中华书局, 1998. 中世韩国汉字音参考权仁瀚, 《中世韩国汉字音训集成》, 제이앤씨, 2009. 每个韩国汉字音前面加的罗马字代码标示声调; L: 平声、R: 上声、H: 去声、X: 初学书类中不表示声调、?: 声调分不清楚。下同。

rək], 这就成为韩语的“시금치”是直接借用汉语口语借词的反证, 若该词不是借词, 现代韩语中“시금치”的“시”要换成“적[tɕjɿk]”。那么“赤(치[tʃi]/췘[tʃi])”如何标示为“시[ʃi]”, 萧悦宁提出韩语把“糖醋肉”写成“탕수육[tʰa ŋ-sʰu-yuk]”的例子, 说跟“醋[tʃu]”误认写成“수”情况一样, “시”也是当时的朝鲜人以汉字的送气塞擦音误认为写成的。笔者同意朝鲜人难以区分汉字的送气塞擦音的看法, 但是对于其具体情况想法稍微不同。

我们要注意的是当时的实际发音与音韵的演变。我们先追溯到中世韩语以便了解迄今的音韵演变过程。现代韩语中“入”与“ㄸ”发音部位上有区别, 就是前者属于齿音(齿龈音)、后者属于硬腭音, 两者音值分别为“[s]/[ʃ]”、“[tɕ]”。“可是, 中世韩语中“入”、“ㄸ”都分类于“齿音”一组, 两个辅音的其发音部位一致。按照金東昭(1996), 鄭鎮椋、蔡瑛純(1998)再构“入”、“ㄸ”的当时实际发音, “入”为“[s/ʃ/ʃ]”、“ㄸ”为齿龈塞擦音“[tʃ]”, 通过这两个辅音的中世时期发音我们可以找到线索。

近代汉语时期的“赤”的声母 [tʃ]与中世韩语“치”的初声[tʃ]唯一的不同在于卷舌与否, 之所以中世韩语里分类于齿音的“入”、“ㄸ”跟汉语舌尖前音“s[s]、c[tʃ]”完全对应, 是由于发音时使用部位同样为前齿后部与舌尖。问题在于“卷舌音”, 韩语从古到今, 标准发音与实际发音中不存在卷舌音。其时, 虽然有与“ㄸ”发音部位同样的一组齿音(齿龈音), 但是发音方法不一样, “当时发音出[ʃ]、[ʃ]的入”足以标示舌尖后音“ch[tʃ]”。

舌尖后音“ch[tʃ]”发音时, 舌尖翘起, 抵住硬腭前部, 阻塞气流; 软硬上升, 堵塞鼻腔通路, 声带不颤动, 然后舌尖离开前硬腭时有一股显著的气流冲出来, 即舌尖后送气清塞擦音。跟“ㄸ[tʃ]”不同之处只有一个: 舌尖抵住门齿背。在这样的情况下, 对于不熟悉卷舌音的当时朝鲜人来说, 跟“ㄸ[tʃ]”发音部位相同, 而舌尖翘起抵住硬腭前部发出来的“[ʃ]入”可能作为更好的取代的辅音。我们可推测在“入”与“ㄸ”发音相似的情况下, 当时的朝鲜人为从中国传入的“赤根菜”一词起名时, 不仅可能依据着其原语的原名, 还会考虑在韩语发音中同化的要素。虽然更大的可能性在于追求跟原名的发音相似度接近, 但是当时的实际发音也给予颇多影响。在一个国家内传入新产物的时

候, 起名过程中, 其国家国语实际发音同化对借词很大程度的影响。照此类推, “시근치”的“시”不是被误认误写的, 而是尽可能地反映当时发音的结果。

其次, 从中古到现代汉语“根[kən]”的发音一直同样, 中古音: 臻開一平痕見(古痕切)[kən]; 近代音: 元周德清《中原音韻》真文見陰平[kən]。并且, 从中世韩语到近代韩语, 该字的发音与汉语发音相同; 中世韩国汉字音: L근[kən](《訓蒙字會》불휘 근)。

“시근치[ʃi-kən-tʰʌi]”的“근[kən]”到现代韩语时期才变成“근[gum]”。现代韩语辅音“ㄱ”的两个发音分别为“[k]”和“[g]”, 两者的发音部位为软腭音; 发音方法与塞音相同。区别在于出现位置, 即, 两个字以上的词语中除第一个字的初声为“ㄱ[k]”以外, 其余的都发为“[g]”音。但是根据金東昭(1996), 鄭鎮控、蔡瑛純(1998)再构的中世韩语元、辅音音值, 当时“시근치”的“ㄱ”发音更接近“[k]”的声音。

我们在考察中间的元音“一”发生“[ə>u]”的变化过程之前, 先要注意中世韩语时期元音“一”的实际音值。当时为了反映韩语[ə]音创造韩文元音“一”, 但是查看文献, 中世韩语中所有标记的“一”发音各不相同, 就是说所有的中世韩国汉字标示为的“근”的不一定跟汉语“根[kən]”的读音一模一样。当时“一”的实际音值包括“[ə]”还有“[iə, iəi, əi]”, 该字母总共表示四个发音。因此, 韩国学界以中世韩语的“一”音标记为“[i]”, 现代韩语“一”发音为“[u]”。²⁰⁾然而, 汉语韵母“-en”的对译汉音却在中世韩语发音标记为“[kən]”。“[ə>u]”的音韵变化跟收音“ㄴ[n]>ㅇ[m]”音韵上的变化有关: 收音“ㄴ[n]>ㅇ[m]”舌头的位置与嘴的开合变动造成了影响。

“ㄴ[n]>ㅇ[m]”的音韵变化如何发生, 这与收音“ㄴ[n]”与“ㅇ[m]”跟同时调音(同时发音/coarticulation)的鼻音有关。一般来说, 韩语的“ㄴ[n]、ㅇ[m]”属于鼻音的各个字母, 但是还存在两个音混在一起发出来的变音, “根”的对译汉音就属于此类。就其发音过程来说, 发出声音时先不把气流动

20) 韩国学界对于现代韩语元音“一”的国际音标(IPA)标示法有所不同, 因此, 现代韩语元音“一”标记时混用“[i]”与“[u]”。有学者解释为“一”的现代韩国标准音是“[u]”, “[i]”音出现于部分首尔方言的“一”中。

出鼻腔，而是随后再将气流从鼻腔流出，即“塞音”与“鼻音”连锁影响导致的发音。

通过元音“一”的声音变化与收音“ㄴ[n] > ㅁ[m]”的变化过程我们可知“근[kən] > ګ[ɡum]”的变化是尽量表示汉音的结果，由于现代韩语中“根”的汉字读音为“근[ku:n]”，若直接跟着中世韩国汉字读音那么在现代韩语中“시금치”要写成“시근치”。

最后，我们分析“치”和“치”。如前所述，中世韩语中分类于齿龈塞擦音的“ㅈ[tsʰ]”到现代韩语中地位变成“ㅊ[tɕʰ]”。汉语“菜”的中古音：蟹開一去代清(倉代切)[tsʰai]；近代音：元周德清《中原音韻》皆來清去聲[tsʰai]；现代汉语音为[tsʰaj]。主要问题在于中世韩语元音“ㅈ”，中世韩国汉字音；R ㅈ(《字會》ㄴ ㅈ ㅈ)，同时当时的对译汉音也是“치”。然而，由于“ㅈ”音的特殊性，导致了两个字的实际发音是不一定相同的。

“菜”的韩国汉字读音有五种；채[teʰɛ]、추[teʰu]、치[teʰi]、차[teʰa]、초[teʰo]，其中以“채[teʰɛ]”的读音为多用，但是另外四个读音也不少用。这个现象的主要原因可以追溯到现代韩语中已经消失的元音“ㅈ”(称为“아래아[area]”²¹⁾)。“ㅈ”是依据“阴阳说”，为了创制和元音“一”对立的字母而产生的字母，并且，“ㅈ”可以标记元音“ㅈ、ㅈ、ㅈ、ㅈ、一”的方言音或变异音。但是，在当时实际使用上，其标记法引起“ㅈ”与“ㅈ、ㅈ、ㅈ、ㅈ、一”标记法上的极端混乱，因此，对于中世韩国汉字音与对译汉音“치”的实际发音不好断定。中世韩语期间持续这些混乱状态，至中世韩语末期，人们认为“ㅈ”跟“ㅈ”为相同元音，这就说明“ㅈ”实际音值没有了。“ㅈ”的标记到近代韩语时期差不多消失了。如此，虽然中世韩语末期结束了这些混乱，但是中世韩语时期“ㅈ”的音值还不明确，而跟元音“ㅈ、ㅈ、ㅈ、ㅈ、一”标记的混用导致难以再构当时的实际发音²²⁾。

21) 名称的意思是“下面的元音ㅈ[a]”，但是严格地说其实际音值不是“ㅈ[a]”，这是为了方便起见的名称。

22) 因此，韩国学界对于“ㅈ”的国际音标(IPA)标示法不一致，其标记法“[ʌ]”与“[ə]”混用。为了避免中世韩语“一[a]”的音值，本文中的标记为“[ʌ]”。

因此,对于“치”的音值及其变化我们只能依据文献材料推测。金安国1518《谚解辟瘟方》中已出现“菜”谚解为“채”,现代韩语“채”的发音是[te^hɛ],但是中世韩语中其发音为“[ts^hai]”,跟汉音非常相似。并且,考虑到当时“、(아래아[area])”标记的混乱使用情况,“시금치”的“치”也是被发音成“[ts^hai]”的可能性颇大。

“치>치”的变化可能是随着“、”的标记消失而在现代韩语标准语中变为“시금치”的。然而“시금치”在现代韩语方言中还保留着“시금채、시금추、시금초”的词形,而且“배추(白菜)”,“상추(生菜)”等包括“菜”语素的韩语词汇在方言中出现了变异形式的“채[te^hɛ]、추[te^hu]、치[te^hi]、차[te^ha]、초[te^ho]”。²³⁾另外,中世韩语的“ㅈ[ai]”发音到现代韩语变成“[ɛ]”。

总而言之,近代汉语北方口语“赤根菜”传入韩语以后,随着韩语的音韵变化在现代韩语中还保留着“시금치”的词形。依据历史文献可见,这是尽量反映借词原音的现象,即,根据中世韩语实际发音“赤根菜”应该写成“시금치”。因此,该词不是跟着韩国汉字音的,而是直接借用的借词。

V. 结论

本文首先提出,“赤根菜”不属于现代汉语词汇,可是,以“赤根菜”为现代韩语通用词汇“시금치”的语源。在此基础之上,从词汇学角度浅析“菠菜”、“赤根菜”、“시금치”三个词在语言上的关系。

本文先分析了汉语中“菠菜”这个词的形成过程。其次,通过考察史料与历史文献,从历时、共时角度来分析汉语中“菠菜”与“赤根菜”两个词。最后,梳理韩国史料,证明“赤根菜”是“시금치”源语的事实。同时分析“赤根菜”这个词转入韩语以后的演变过程。

从历史文献记载来看,“菠菜”是在唐朝从外来传入的新植物。从伊朗传

23) 虽然按照地域或该词的基本词形,“+菜”词汇的方言中不都出现“채[te^hɛ]、추[te^hu]、치[te^hi]、차[te^ha]、초[te^ho]”,但是绝对不会超过这些发音的范围。

到尼泊尔，从尼泊尔又于647年作为赠送的礼物引进中国，并与佛教和丝绸之路有关。根据文献记载推测，菠菜是现在伊朗某地的波梭国传入尼泊尔，而且尼泊尔人也许把国名用在新移植来的菠菜上。其有力的反证就是，菠菜传入当时的名称音译为“波梭”的事实。“波梭”这个名字传到中国之后，从宋代开始，包括“波梭、波蓂、菠梭、菠蓂”等的异体词在文献记载中频繁出现。缩写的“菠菜”至宋元之际文献中频繁地出现。

“赤根菜”一词初见于元代文献，一般在农书、中医书籍中“菠菜”、“菠蓂”标题旁边特意注明了“又名赤根菜”；“译名赤根”。宋元之际的换朝与迁都导致在文献中出现“赤根菜”一词，此后，在中国的材料中直到明代之前“菠菜”与“赤根菜”同时出现。

虽然其产生原因难以证明，但是一开始作为“菠菜”别名的“赤根菜”随着再次改朝换代，在北方口语中比“菠菜”更为通行。事实证明始于北方地区的口语“赤根菜”当时在北方民间口语中属于通行词汇。同时，我们推定这一时期，通过语言接触，“赤根菜”这个词传入到韩语。因为15世纪之前的韩语史料不存在，所以难以确定“赤根菜”这个词传入韩国的具体时期，但是根据文献材料记载情况可知，传入时间不晚于元代。并且，此类口语词的传入方式也不宜推定，可是考虑地理条件与《老乞大》、《朴通事》里“赤根菜”这个词的使用情况，可知“赤根菜”是通过实际口语交流从而传入韩语的事实。

明代以后，“菠菜”、“菠蓂”是汉语中的通用词汇，其中“菠菜”占据主导地位，至今仍然如此。“赤根菜”也作为方言词在现代汉语中仍然保留着其位置。而且，传入韩语后经过韩化，反而在韩语中成为固定的通用词汇，而且还保留借入当时的词义。

其音韵上变化巨大，导致很难认不出它本身是一个借词的事实。实际上，在韩国“시금치”这个词已经占据了一个固有语的位置。因此，本文梳理了“赤根菜”一词借入韩语后在音韵上的演变过程，就每个语素的音韵逆溯到汉语中古音、近代音，并与当时的韩语音做了对比。现代韩语词汇“시금치”是直接借用的汉语借词，根据着中世韩国汉字读音在现代韩语中应该写成“적근채[tsʌk-k̚ ʌn-tɕʰɛ]”。

<参考文献>

- 北京爱如生数字化技术研究中心,《中国基本古籍库》,电子版,黄山书社,1997。
- 김동소,〈고대 한국어의 종합적 연구 1〉,《한글》 227, 1995.
- 김동소,〈한국어 역사의 시대 구분에 관한 연구〉,《국어국문학》 제118권, 1997.
- 江蓝生主编,《现代汉语词典》,第六版,商务印书馆,2012。
- 李得春,《中韩语言文字关系史研究》(上·下),延边教育出版社,2006。
- 李荣,《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江苏教育出版社,2002。
- 李珍华、周长楫,《汉字古今音表》,中华书局,1998。
- 刘昌惇,《语汇史研究》,宣明文化社,1973。
- 刘贤,〈古代白话文献简述〉,《语文研究》第1辑,1982。
- 罗竹风,《汉语大词典》,汉语大词典出版社出版,1994。
- 彭春生,〈郭橐驼及其盆栽艺术初考——兼与梁悦美教授商榷〉,《北京林业大学学报》第19期,1997。
- 权仁瀚,《改订板 中世韩国汉字音训集成》,제이앤씨,2009。
- 苏费尔,《中国伊朗编》,商务印书馆,2015。
- 汪维辉,《朝鲜时代汉语教科书丛刊》,中华书局,2005。
- 王永厚,〈俞贞木及其《种树书》〉,《农业图书馆》第2期,1984。
- 萧悦宁,《韩国语近代汉音系借用语研究》,成均馆大学 博士学位论文,2014。
- 许宝华·[日]宫田一郎主编,《汉语方言大词典》,中华书局,1999。

<Abstract>

It is well known that there are many Chinese loan word in Korean

words. In this paper, the Korean word “시금치”, was chosen to be the subje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exicology, this word’s source language and evolution process in both Korea and China were analyzed.

Firstly, on the premise that Chinese word “赤根菜” is the source language of “시금치”, the paper analyzed the forming process of the word “菠菜”, a Chinese word for “시금치”. Secondly, by examining Chinese historical document and literature, this paper explored the words “菠菜” and “赤根菜” diachronically and synchronically. Finally, based on Korea’s historical document, the paper confirmed the truth that “赤根菜” is the source language of “시금치”. At the same time, it also analyzed the evolution process of the word “赤根菜” since it was turned into Korean.

According to historical document, the paper found that the word Spinach was first introduced to China in 647 AD, and it was transliterated as “波稜” at first. “波稜” and its variant forms have been frequently found in the Song literature, and it was in the Song and Yuan Dynasty when abbreviated “菠菜” began to appear frequently in literature. Since Ming Dynasty, both “菠菜” and “波稜” were considered as common word, but it is the “菠菜” that has been in mainstream until today.

The word “赤根菜” was first found in the Yuan literature. In fact, before the Ming , the words “菠菜” and “赤根菜” can both be found in literature. At first, the “赤根菜” was used as the alias for “菠菜”, but people find it difficult to find out the reason for its formation, actually it was indeed drawn from the northern spoken language, a very popular folk spoken word in the north region. After the word “赤根菜” was introduced and koreanized in Korean, the phonation saw a step change, making it really difficult to convince the fact that it is a loan word. Therefore, it compared once the each morpheme’s Chinese ancient phonation and at that time the Korean phonation. This paper also

explored the evolution process of the phonation of “赤根菜” after it was borrowed into Korean.

Key Words : 借词(loan word), 语言接触(Language contact), 近代汉语(Neoteric Chinese), 词汇史(lexical history), 语源学(Etymology)

